



大足学研究文库 甲种第一号

安岳卧佛院 考古调查与研究

大足石刻研究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

安岳县文物局

秦臻 张雪芬 雷玉华 著

科学出版社



A Series of Dazu Studies

大足学研究文库 甲种第一号

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

大 足 石 刻 研 究 院

成 都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四 川 美 术 学 院 大 足 学 研 究 中 心

安 岳 县 文 物 局

秦 臻 张雪芬 雷玉华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安岳卧佛院北岩、南岩、月亮坪三个区域内窟龕造像的崖面情况、窟龕型制、造像内容的详细记录,刻经窟内刻经壁面情况图,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卧佛院刻经目的和工程发展及历代造像情况进行初步分析,对宋代卧佛院寺院历史及主持僧侣的承续做了有益的探讨。下篇为刻经录文,利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发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2005)与卧佛院刻经拓片对所有刻经内容分窟、分壁进行录文和校对,力求全面展示卧佛院洞窟内唐代刻经情况。

本书适合于考古学、艺术史等相关专业及大专院校相关学科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 / 秦臻, 雷玉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大足学研究所文库·甲种第一号)

ISBN 978-7-03-124411-8

I. ①安… II. ①秦… ②雷… III. ①佛教—寺庙—考古调查—研究报告—安岳县 IV. ①K878.6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1608号

责任编辑: 张亚娜 / 责任校对: 钟 洋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美光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0 3/4 插页: 28

字数: 735 000

定价: 3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

一般课题“四川省石刻佛经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2013-YB-HT-011

《大足学研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江 涛 周少政

副主任 周 伟 郭相颖 蒋朝彬 魏中武 黎方银

委 员 陈明光 杨茂华 谢晓鹏 蒋思维 贺尊超

陈小平 邓 灿 胡良学 陈 灼 刘贤高

王天祥 秦 臻 席周宽

主 编 黎方银

副主编 王天祥 刘贤高 秦 臻

序

安岳县属资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带，东依重庆潼南县，北接遂宁市中区，西连资阳市雁江区、乐至县，南邻内江东兴区，地跨涪江、沱江两江流域。安岳卧佛院位于安岳县西北40千米的八庙乡卧佛沟内，山水环抱，环境优美。造像窟龕分布在卧佛沟南北两侧崖壁上，以所处位置不同可分为南岩、北岩、月亮坪（含菩萨崖）三个区域，其中月亮坪区内部分窟龕位于遂宁市安居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卧佛院造像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长达23米的唐代卧佛和数十万字的唐代刻经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1985年卧佛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安岳县境内第一处被评为国保单位的文物点。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与卧佛院有关的论文十余篇，对于向国内外学者多方位介绍卧佛院造像与刻经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受限于篇幅或角度，对卧佛院刻经与造像系统、科学、全面的成果还没有面世。21世纪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有感于安岳卧佛院石刻调查研究资料的不足，以及整个四川地区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的落后，遂会同四川省文物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单位，计划对四川境内的佛教摩崖石刻造像有系统地进行科学调查，并进行相关研究。从2000年开始，这个计划已付诸实施，最早的工作在川北进行，即川北地区的广元、巴中两地已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姚崇新博士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雷玉华博士完成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接下来的工作则选定在安岳境内进行，安岳卧佛院是这个区域的第一个工作点。

2007年3月初至5月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安岳县文物管理局联合对安岳卧佛院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考古调查。当时的调查人员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及四川大学考古系两名在校研究生共同组成，到达安岳后，我们进行了工作部署：

第一步，前期野外调查。

在调查工作正式开始前，我们对造像区内所有窟龕编号进行校对和补充，对于部分有误的窟龕号进行调整，并增补了部分被遗漏的小龕。然后以崖面窟龕所处自然区域为界，将整个造像区分为北岩、南岩（A~F段六段）、月亮坪（含菩萨崖）三大部分、八个小区域，调查人员分组后分区域进行文字记录。其中，北岩及月亮坪、南岩E段、F段由张雪芬记录；南岩A段、B段由童蕾旭记录；南岩C段由雷玉华记录；D段由许霞记录；雷玉华指导并统筹安排野外调查工作。每一个龕（窟）均按统一的标准记录位置、崖面自然状况、窟龕形制、造像内容、题记、保存状况、后代修复痕迹等内

容,保证了记录内容信息量完整与统一,绘制卧佛院内所有窟龕位置分布示意图及经窟中刻经壁面风化状况,逐窟逐龕拍照。

第二步,利用拓片,进行室内刻经录入。

前期窟龕造像的文字录入工作完成后,所有调查人员转入室内,利用安岳县文物局所藏刻经拓片,分组、分窟进行刻经录入,在录入刻经的同时,利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发行《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对应经典进行校对,对刻经与《大正藏》的各种差异,如异体字、漏字、增字、漏句等,以不同符号加以注明,更直接地反映出唐代经典与流传至今的《大正藏》相关经典之间存在的变化。此外,对于石窟内壁面上刻经过程中的改刻现象也加以记录,旨在更全面地反映刻经工程。

第三步,绘制经窟内刻经情况分布示意图,并核对经文。

在野外完成对每个刻经窟内刻经情况的绘制,主要表现洞窟三壁所刻经典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保存状况。从整理情况可知,一个三壁均刻满经文的洞窟,三壁之间经文上下连贯,多是按左一中一右顺序雕刻经文。在野外核对经文的同时,对经窟内刻经前的各种筹备痕迹,如粗凿、细凿、壁面磨平、刻线画格等工序进行仔细观察并记录,尽可能还原唐代刻经的整个过程。

在2007年3~5月的第一次考古调查结束后,我们又多次到卧佛院对资料进行补充完善。在此期间,中国与德国海德堡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德安岳卧佛院刻经调查也在进行,作为中方调查组成员,我们为德方蔡穗玲等提供了2007年的所有电子版调查资料。

距离2007年第一次对卧佛院进行野外调查已经过去了七年多,当时保存尚佳、字迹可辨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四川石窟尤其是安岳石窟,造像点分布零散,多数仍面临野外风吹雨淋的困境及日渐恶化的自然环境,还有部分受到人为盗窃的威胁,迫切需要更有力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卧佛院资料的详细公布,对于深入认识和推动卧佛院刻经与造像保护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们希望借助这本书的出版,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安岳卧佛院刻经与造像的意义和价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石窟保护中,保卫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艺术财富。

作者

2014年10月

目 录

序

上编 考古调查与研究

第一章 安岳卧佛院概述·····	(3)
第一节 安岳县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	(3)
第二节 卧佛院概况·····	(4)
第三节 安岳县境内相关摩崖造像·····	(7)
一、圆觉洞摩崖造像·····	(7)
二、千佛寨摩崖造像·····	(8)
三、玄妙观摩崖造像·····	(9)
四、华严洞、毗卢洞与孔雀明王洞摩崖造像·····	(9)
五、茗山寺摩崖造像·····	(10)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	(10)
第二章 卧佛院北岩区、月亮坪区刻经与造像·····	(14)
第一节 北岩区窟像情况·····	(14)
一、北岩上区窟像·····	(14)
二、北岩下区窟像·····	(22)
第二节 月亮坪区窟像情况·····	(38)
一、崖面情况·····	(38)
二、月亮坪(含菩萨崖)主要窟像内容·····	(38)
第三章 卧佛院南岩区刻经与造像·····	(47)
第一节 南岩区A、B段窟像情况·····	(47)
一、A段窟像·····	(47)
二、B段窟像·····	(62)
第二节 南岩区C、D段窟像情况·····	(63)
一、C段窟像·····	(63)
二、D段窟像·····	(76)

第三节	南岩区E、F段窟像情况	(93)
一、	E段窟像	(93)
二、	F段窟像	(102)
第四章	初步研究	(113)
一、	窟龕分布与类型	(113)
二、	开凿顺序与年代	(114)
三、	刻经性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116)
附录一	地面采集文物	(127)
附录二	对安岳卧佛院刻经与造像的初步认识	(128)
一、	卧佛院盛唐刻经	(128)
二、	五代时期兴起的造像、修妆活动	(131)
三、	两宋时期的造像活动及寺院建设	(132)
四、	两宋时期雕凿的五十三参图像辨识	(134)

下编 卧佛院刻经

凡例	(140)
一、第1号窟	(141)
二、第2号窟	(175)
三、第29号窟	(209)
四、第33号窟	(241)
五、第46号窟	(259)
六、第51号窟	(303)
七、第59号窟	(311)
八、第66号窟	(350)
九、第71号窟	(410)
十、第73号窟	(416)
十一、第76号窟	(434)
十二、第83号窟	(437)
十三、第85号窟	(439)
十四、第109号窟	(454)
十五、第110号窟	(471)
后记	(482)

上编 考古调查与研究

第一章 安岳卧佛院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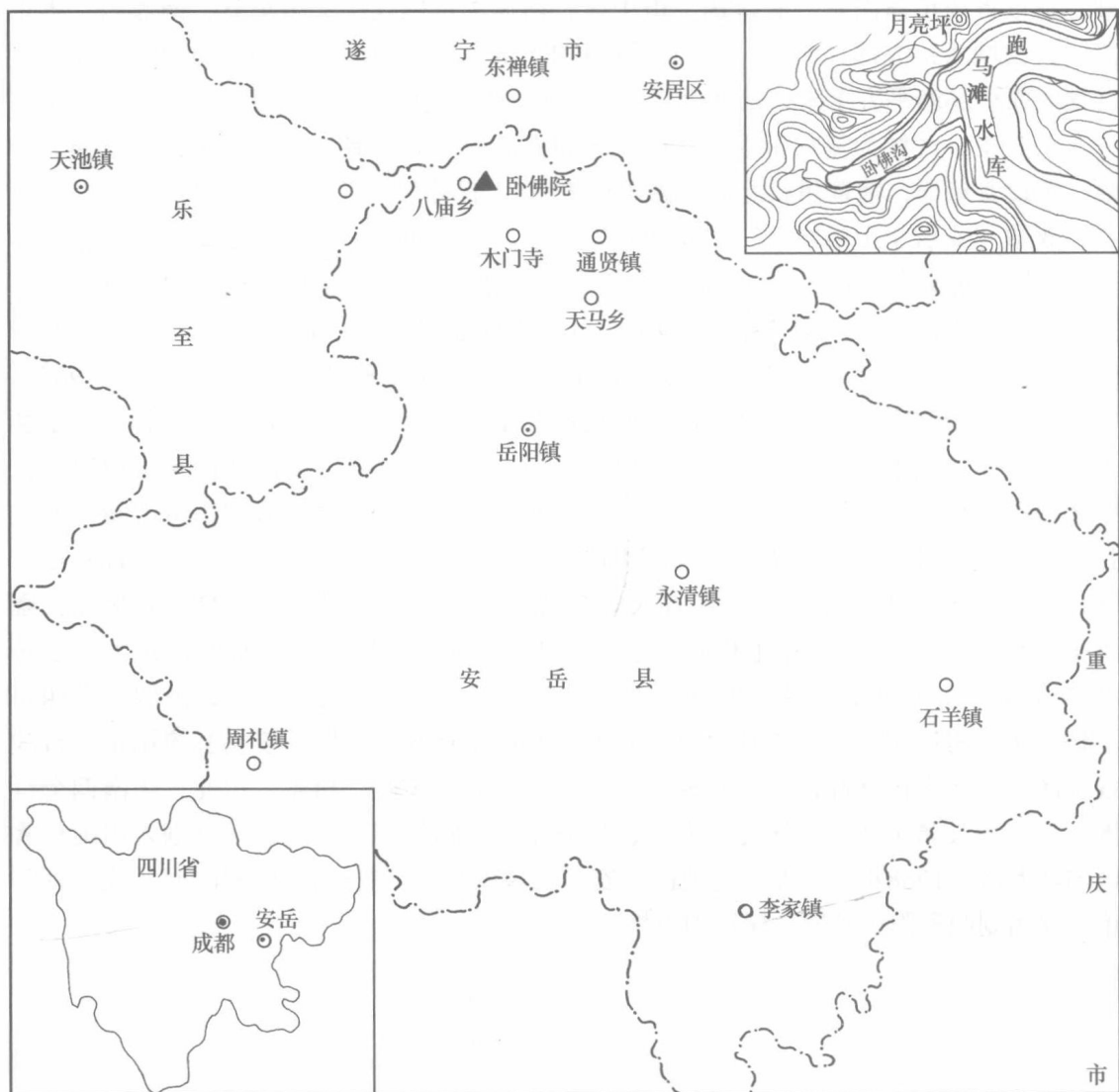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安岳县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

安岳县隶属四川省资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带，地跨涪江、沱江两江流域，东依重庆市潼南县，北接遂宁市中区，西连本市雁江区、乐至县，南邻内江市东兴区，县城西距成都166千米，东到重庆174千米，是古成渝道上的陆路交通要冲。全县辖区面积2689平方千米，辖69个乡镇，927个村。地形以丘陵地貌为主，冲沟、平坝分布于其中；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而四季分明。春秋时，安岳县为巴蜀分治地，梁设普慈郡，辖普州；北周建德四年（575）置普州，因治所建在铁峰（门？）山上，故取“安居于山岳之上”之义而置安岳县。隋、唐、宋时期，普州是闻名遐迩的重镇。隋大业元年（605），省普州入资中。大业三年（607）罢资州，改为资阳郡，安岳县属资阳郡。唐武德二年（619），分资阳郡复置普州。天宝元年（742），改普州为安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普州。两宋仍置普州安岳郡。乾德五年（967）省入安岳县为普康镇，于太平兴国之前复置普康县，熙宁五年（1072）仍省入安岳县为普康镇。元代末期，明玉珍在重庆建大夏国，复置安岳县。明洪武四年（1371），于安岳县复置普州；洪武九年（1376），降潼川府为州，直隶布政司，废普州，安岳县属潼川直隶州。清顺治初年，因袭明制；安岳县于康熙元年（1662），省入遂宁县，于康熙十六年（1677），又省入乐至县；雍正七年（1729），复置安岳县；雍正十二年（1734），潼川直隶州升为潼川府（治地在今四川三台县潼川镇），安岳县属潼川府^①。民国初，废府州厅，改为道制，安岳县属嘉陵道管辖；民国二十四年（1935），将四川省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督察区，安岳县属第十二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将四川省划分为川西、川东、川北、川南四个行署区，安岳县属川北行署区遂宁专区；1958年，撤销遂宁专区将安岳县划入川南行署区内江专区；1968年，改专区为地区，安岳县属内江地区管辖；1998年2月，成立资阳市，安岳划归资阳市管辖，属资阳市辖区。

^① （清）常明、杨芳灿等：《四川通志》（第一册），巴蜀书社，1984年，第592页。

第二节 卧佛院概况

作为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一处石刻佛经地点，卧佛院位于安岳县城北40千米八庙乡卧佛村七社和八社所在的卧佛沟内，与遂宁市东禅乡相邻。卧佛沟平面呈“U”形，沟口正对着涪江支流琼江上游的跑马滩水库（图一）；现存126个窟龕，分布在卧佛沟、月亮坪、菩萨崖等区域内，除了刻经窟，还有大量的造像龕和墓幢等遗迹。卧佛院现存最早的题记为盛唐开元十一年（723），自南宋后期逐渐衰落，清代版《安岳县志》，对其仅“卧佛寺在城北四十里”^①一言以概之，其他文献中更无任何记载。随着



图一 安岳卧佛院地理位置及地形示意图

① 《安岳县志》道光年间刻，十六卷，全八册，第七卷寺观卧佛寺在第四册第57页。

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卧佛院被重新发现并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重视。1985年,卧佛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安岳县境内第一处被评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文物点。卧佛沟所在的山湾呈东西向,南岩和北岩位于卧佛沟两侧,因方位而名。月亮坪(含菩萨崖)位于北岩东面的山岩上,与北岩之间有一道小山湾相隔。北岩西段属八社,北岩东段卧佛头部以下、南岩和月亮坪大部分窟龕属七社,月亮坪内115~122号龕属遂宁市安居区东禅乡^①。现存窟龕除卧佛沟内95个洞窟分布较为集中外,月亮坪、菩萨崖等区域内的窟龕分布较分散。

卧佛院内刻经数量众多,据统计,分别有《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众经目录》《大般涅槃经》《妙法莲华经》《佛说佛名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合部金光明经》《维摩诘所说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佛临般涅槃略说教诫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佛说灌顶经》《六门陀罗尼经》《贤愚经》《佛性海藏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说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佛说阿弥陀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佛顶尊胜陀罗尼咒》《禅秘要法经》等22部佛教经典,涉及刻经窟15个,雕凿经文达38万字之多,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空窟,从形制上推测,其性质属刻经窟雏形,即开窟而尚未刻经阶段。

卧佛院内现存时代最早的题记是开元十一年(723)南岩50号千佛龕造像铭:“惟开元十□/年□□癸亥/今有普州乐/至县芙蓉乡/普德里弟子/杨善为自身/平安敬造千/佛百身供养。”此外,还有唐开元十五年(727)、开元二十一年(733)、开元二十三年(735)、大历十一年(776),后蜀广政二十二年(959)、广政二十四年(961),北宋开宝七年(974)、治平四年(1067)、□和四年、崇宁二年(1103),南宋绍兴四年(1134)、乾元四年(1168)、淳熙十年(1183)等刻经、造像、修妆、游记等纪年题刻,时间跨度从盛唐开元年间至南宋末年,历460余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岩3号龕大卧佛的雕凿时代与刻经基本同时,也就是说,唐开元初,卧佛院内除了凿窟刻经外,最浩大的工程实际上是长达23米的巨型卧佛及其上侧佛说法群像的雕凿;其工程量大小可参考安岳圆觉洞14号观音立像龕的雕凿。此观音立像龕高7.1米、宽4米、进深3.5米,据龕左下方《真相寺石观音像记》载,“元符己卯(1099)创初,大观丁亥(1107)告毕”,整个工程耗时8年,可见其费工难就;由是可推想卧佛及说法群像工程量的浩大及其雕刻所需时间的漫长。这一时期,卧佛沟内小规模造像活动也在同时进行,稍早的造像如45号、49号、50号等龕,约造于盛唐开元时期;开元天宝以后至中晚唐,又陆续开凿了一些中小型造像龕,如27号、28号,30~32号,34~36号,53号、54号,61~64号,66~73号,82号龕等,这些小龕有着类似的圆拱形(内)龕,多装饰卷草纹龕楣,龕内以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或天王)一铺七尊像居多,造像头光多为外桃形、内椭圆形,头光内或饰莲瓣,个别造像有舟形身光,此外一些龕内还雕刻天龙八部、伎乐、异兽、双狮、双树等内容,造

① 原则上采用文管所1982年编号,少数漏编小龕补编为附号,个别龕号因造像或龕形均已无存而作局部调整。

像风格及形制相似。从总体上看,有唐一代,卧佛院石刻造像在题材上并不复杂,释迦(临)涅槃像、说法图、菩提瑞像、释迦像、弥勒佛、千手观音、千佛、三世佛、(双)观音等,均是该时期流行的题材;五代时期的卧佛院造像活动不多,仅52号龕的经幢有后蜀广政二十四年(961)的铸造题记,此外另有55号龕地藏坐像;晚唐、五代时期四川常见的造像题材,如毗沙门天王、观经变、十六罗汉、倚坐式千手观音等均未出现在卧佛沟内,可见此时卧佛沟内以修妆前人造像为主,而雕凿工程的衰落也反映出此阶段卧佛院已不是当地信众做造像功德的中心。至宋代,又出现了小规模造像活动,主要集中在北崖卧佛下侧崖面及58号窟内,其中以北崖卧佛下雕凿内容规模最大,这些浮雕造像以《圆觉经》和《华严经·入法界品》为依据,依山就岩雕刻毗卢遮那佛与十二圆觉菩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内容;此时卧佛沟内游记开始增多。南宋淳熙时期,崖壁上偶有为亡人修凿小型浮雕墓幢,卧佛院渐趋荒芜,南宋以后已鲜有游人访至,遂逐为外界淡忘。

从现存状况看,卧佛院最为鼎盛时期当在盛唐开元时期,即寺院新肇之期,数量众多的刻经及唐代大卧佛等一众雕凿,多发生在此间;8世纪中后期,院内偶有小规模开龕凿像活动,经过一段时间沉寂后,10世纪中叶院内出现零星雕刻,更多的则是对前人造像的修妆活动。两宋时期游人题记逐渐增多,并伴有少量造像,有雕于崖壁上,也有以圆雕形式置于空窟中。

如前所述,囿于各种客观条件限制,之前的调查发表资料都相对较简单,其中彭家胜的《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和李良、邓之金的《安岳卧佛院窟群总目》以1986年文物普查资料为基础,对重要窟龕的尺寸和经文分布等进行了简要描述,惜不全面,且有的地方两文记录不一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注卧佛院的学者日益增多,时有文章涉及卧佛院的内容,但从来没有完整系统地进行资料调查,所以对全面正确认识卧佛院的刻经和造像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帮助有限。从2000年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进行四川石窟考古调查项目,在完成了川北石窟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于2007年3~5月,再次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对安岳卧佛院石窟造像和刻经进行了第一阶段考古调查,除记录龕像和刻经情况外,在调查过程中还对崖面状况、开凿顺序、雕刻时代等问题进行观察和分析,此前已有简报于《成都考古发现2006》上发表,由于当时限于篇幅,关于北崖下5~24号龕的调查情况未包括在内。本书是以这次调查为基础,加上近几年对卧佛院的补充调查和研究部分而形成的最终成果。

根据地形地貌情况,在调查中我们将整个卧佛院分为三个大区:北岩区(包括1~24号,123~125号窟龕)、南岩区(包括25~94号,126号窟龕)和月亮坪区(含菩萨崖,包括第95~122号窟龕)。其中,北岩区造像依龕像所在崖面位置可明显分为上下两部分,即北岩上区和北岩下区;南岩区洞窟分布线较长,为观察和记录方便,则根据崖面自然转折和窟龕位置将南岩造像从西向东分为六段,即A~F段。

第三节 安岳县境内相关摩崖造像

关于安岳县石窟造像肇起于何时,有学者据清道光版《安岳县志》“金石铭”所载,推测安岳的石刻起于南北朝^①。此县志中记载“梁《招隐寺刹下铭》,萧纶书,普通二年(521),在普州”。该条内容是关于普州佛教石刻相关资料中最早的一则。然,梁设普慈郡,郡治在今乐至县龙门乡,并不在安岳县境内,招隐寺寺址也不明,且此处仅提及碑铭,并未涉及造像。另有文献记载安岳在隋代初已有寺院并塑像,即《安岳县志·寺观·古迹》载:“奉圣寺罗汉,相传隋代塑像”“封门寺,寺始肇于隋”;“郡北小千佛院,开皇十三年建”。然上述寺址均不可考。从现存石刻遗迹看,安岳县境内并未发现早于唐代的佛教石刻造像,即安岳佛教石刻起于盛唐较为可信。据统计安岳县境内唐宋时期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有70多处,全县各个乡镇都可以看到或庄严、或飘逸、或华丽、或朴实的石刻造像,其中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近10处,包括大云山千佛寨、云居山圆觉洞、八庙乡卧佛院、顶新乡茗山寺、黄桷镇玄妙观、石羊镇华严洞、毗卢洞和孔雀洞及高升大佛等。这些位于安岳县境内的唐宋石刻雕凿,延续了数百年,使得安岳县成为四川石刻造像地点最多的县,也是四川省唐宋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重要分布区域。从学术角度看,安岳石刻数量众多、雕刻精美、题材丰富、造型独特,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一、圆觉洞摩崖造像

圆觉洞位于县城南郊云居山上,1961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八:“灵居山,《寰宇记》,在安岳县南一里,《图经》云,与静居山对峙,其上为真相寺,有千佛龕。”现存窟龕72个^②,主要为唐、五代及两宋造像,其中盛唐造像极少,晚唐、五代及宋代造像数量最多。71号龕道教天尊造像为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由前安岳县录事骑都尉勋官五品黎令宾出资雕凿,题记为栖岩寺上座沙门玄应所书,为圆觉洞现存时代最早的石刻造像。晚唐、五代时期的造像,多集中在南崖,题材有千手观音、十六罗汉、华严三圣、千佛、西方净土变、地藏十王、三世佛及毗沙门天王等,其中地藏十王造像雕刻精美,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两宋时期的造像集中在北崖,《四川通志》卷四二:“明杨瞻《真相寺摩崖古字记》云,嘉靖壬寅(1542)冬,余出巡至安岳,因游云居山,山有真相寺,寺后峭壁开数洞,洞有佛并观音像,皆唐造,雄伟古雅,今匠氏万分不能作。由此转南,洞差小,像亦皆

① 刘长久:《安岳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王剑平、雷玉华、付成金:《四川安岳圆觉洞造像的初步研究》,《成都文物》2011年第4期。

下，转而西，摩崖刻‘龟鹤’二字。”^①杨瞻所见“雄伟古雅”者，即现存北崖7号、9号、10号、14号等龕窟。由14号莲花手观音立像龕侧大观二年（1108）题记可知，此龕开工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于大观元年（1107）完工，10号龕时代稍晚于14号龕，7号龕则有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题记，9号窟即圆觉洞，内造毗卢遮那佛与十二圆觉菩萨，据学者考证，其时代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②。圆觉洞这些宋代造像高大精美，为国内同时期造像之精品。

二、千佛寨摩崖造像

千佛寨位于县城西北郊岳阳镇大云山上，开创于盛唐时期，古称“栖岩寺”，现存窟龕105个，195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清代县志记载，该寺始创于盛唐高僧玄应。安岳现存清代《安岳县志》（清康熙、乾隆、道光时期），对玄应与栖岩寺的关系都有记载，如康熙版“寺庙篇”：“栖岩寺唐开元僧玄应建，岩壁石像千余”；道光版卷七“寺观”：“栖岩寺在治西五里大云山，唐开元僧玄应建，岩壁间有石像千余”。千佛寨54号龕内碑刻为现存年代最早的题记，碑体风化严重，右侧曾刻有“龙兴寺上座释玄应”等字^③。《钦定四库全书·舆地碑记目》卷四：“唐西岩禅师受戒碑序，普州刺史韦忠开元十年（722）建。”此外，37号、38号、39号龕内造像、题记与玄应同样密切相关。37号、39号龕为黎令宾造三世佛及救苦观音像，38号龕则是玄应为黎令宾造像所书功德题记，即“开元廿年（732）岁次壬申十二月庚午朔十八日丁亥，前安岳县骑都尉勋官五品黎令宾愿平安，造东面三世诸佛一龕，又为亡父亡母及亡妻造西面救苦观世音菩萨一龕三身，并永为供养，前安居县市令普慈县助教岌恪，男前州市令县尉勋官七品虔运亦永供养。寺上座玄应书”^④。此黎令宾与圆觉洞71号龕题记中人物、时代吻合，可互为证。千佛寨内造像活动自盛唐以降，延续至南宋末，其中中晚唐及宋代造像最多，题材涉及有药师佛经变、说法图、千佛、三世佛、救苦观世音、阿弥陀佛等，其中摩崖雕刻的药师佛经变造像规模大，内容丰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① （清）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第一册），巴蜀书社，1984年。

② 李崇峰：《安岳圆觉洞窟群调查记》，《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④ 题记中有些字迹已风化不清，本书参考李崇峰文中录入题记。李崇峰：《安岳圆觉洞窟群调查记》，《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